

健全“五社联动”机制 提升社区治理能力

——加快建设现代社区新型治理机制的调研建议

■ 市第十七期中青班第五调研组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乡社区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为新时代推进城乡社区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保障。近年来,平湖市在“三社联动”基础上,积极探索和推进社区、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社会公益慈善资源“五社联动”,吸收更多主体资源,创新推动“五社联动”社区治理新格局。伴随着“五社联动”模式在我市落地生根,平湖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翻开了时代新篇,初步形成了以党建为引领、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组织为载体、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以社区志愿服务队伍为依托、以社会慈善资源为助推的新型社区治理机制。

一、平湖市积极探索“五社联动”工作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一)强化顶层设计,形成整体推进工作态势

平湖市建立市镇街道两级社工委工作机构,加强社会工作统筹协调,并将28个部门纳入成员单位,逐步构建起“议事联席、信息联通、组织联进、服务联办、活动联合”的运作机制。先后出台《关于加强社区、社团、社工建设进一步改善社会管理体制的意见》及《社会工作岗位设置办法》《社会工作人才专业技术岗位设置及薪酬待遇办法》等相关配套政策,形成了社会工作“1+N”政策体系;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建设管理的意见》《关于开展社区社工服务站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构建起日趋完善的“五社联动”制度框架和长效机制,全面强化城乡社区治理工作的顶层设计。

(二)聚焦队伍建设,推进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以提升存量和扩充增量为工作重点,积极培养壮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通过实施以壮大持证社工为主的“种子”计划,以培养督导人才为主的“新芽”计划,以促进专业成长为主的“展能”计划,推进本土社会工作人才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积极引导社区干部和社会组织人员参加全国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考试、对考证人员落实“三免一奖励一积分”激励政策,培养一支数量足、结构优、能力强、素质高的社会工作专业干部队伍,目前全市持证社工达2492人,本土督导人才40多名。加强城乡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将城乡社区工作者队伍培训列入市委干部教育培训主体班次,用好与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联建共建的实践基地,定期或不定期、分层分类培养本土社区治理领军人才,覆盖全市700余名城乡社区工作者,培养50名社区骨干人才。注重发挥村社干部“精英人才”“领头雁”作用,3人入选省级城乡社区领军人才库,6名城乡社区工作者获省委省政府发文表扬在城乡社区治理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1名社区干部获评浙江省最美社区工作者。首创平湖特色的“3W2H”“微领袖”人才培养模式,培育“居民领袖”154名,形成基层社区人才梯队布局。

(三)聚合“五社”力量,社区建设不断赋能

建强队伍:按照“党建统领、网格智治”要求,全面选优配强专职社区工作者队伍力量,年内新招聘专职社区工作者300余人。规范做好村社区干部年中调整工作,将一批肯干事、能干事、会干事的干部推到主职上来,加快带领村社区在乡村振兴和现代社区建设中创出特色、作出实效。减负赋能:持续开展社区“减负增效”活动,全面规范进社区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建立并长期坚持准入机制,每年更新《村(居)民证明类村社区盖章项目准入目录》和《部门工作进村社区事项目录》,涉村社区工作事项从原来的145项减少到34项;盖章证明从原来的59项减少到31项;各类考核和评比达标(创建)表彰活动项目减少50%以上,在社区设立的工作机构和加挂的各种牌子基本得到清理,社区会议、纸质工作台账减少了40%、社区购买社会力量服务不断增加,社区减负工作取得初步成效。党建赋能:创新“123X”工作机制,加强社会组织党建指导,建立社会组织综合党委,配备专职副书记。建立社会组织党建指导员(联络员)制度,派驻指导和联络全市所有社会组织,现有社会组织党组织37个、党员276名(其中社会组织综合党委兜底管理党组织6个、党员41名),全部完成应建尽建要求,实现社会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率100%;在嘉兴首创成立社会组织党校,成立社会组织党建研究中心等。激励赋能:加大政策扶持激励力度,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建设管理的意见》《关于规范公益性社会组织开办经费补助的实施办法》等,对社会组织实行等级评估奖励、开办经费补助等扶持政策,累计发放评估奖励230.5万元,向符合政策的公益组织发放开办补助资金182万元。先后资助129个公益项目,创投资金285.3万元。建立市—镇街—村社三级联动、覆盖全域的社会组织服务平台,大力培育具有承接

政府公共职能转移能力的社会组织。全市现有注册登记社会组织581家,备案管理社区社会组织2428家。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已有30多个部门和镇街道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去年全市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资金达4200多万元。

(四)推动品牌建设,激发基层治理活力

以创建全国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和省级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为抓手,围绕“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治理理念,以整合和重构传统邻里关系为切入点,着力城乡社区建设友(乡)邻体系,探索和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共治和村居民自治相结合的“邻治理”模式。在城市社区,通过打造友邻空间,推行社区协商“友邻六事法”,累计议事决策600余次,解决邻里纠纷和社区问题350多个,培育友邻使者5012人。在农村社区,启动“新乡村、新乡邻”行动计划,连续两年引入专业社工机构驻村服务,推动建设以“新乡农、新乡规、新乡风和新乡情”为主要内容的“新乡邻”社区,提炼出富有平湖乡村特色的农村社区四大“邻治理”模式。开展社区治理“微项目”,以项目化运作激发基层自治意愿,解决社区问题。

经过长期探索,平湖市通过社区资源系统化整合、社区服务项目化运营、社区阵地实体化创建、社区工作品牌化开展,尤其通过初步搭建“五社联动”的运行架构、制度安排、政策体系,推动形成具有平湖特色的“邻治理”模式,实现了社区治理体系的迭代完善。在平湖,基层治理正呈现出勃勃生机。

随着“五社联动”社区治理模式在我市深入推进,平湖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现代社区的全新阶段,突出面临着“如何坚持需求导向,整合资源空间;如何挖掘特色资源,加强联动发展;如何盘活社区资源,形成协同治理合力”等全新课题,亟待我们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并加以解决。当前,制约“五社联动”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五社联动”不同主体之间的联动机制运行不畅,多方力量之间面临“联而不动”“动而不联”“有时不联”“有时不动”等问题,没有发挥“1+1+1+1+1>5”的效果。

1. 社区与社会组织有时“联而不动”。从调研的情况来看,目前大多数专业社会组织到社区开展的服务项目主要来源是承接政府购买的公共社会服务(个别街道占比达到85%以上)。社会组织派出社会工作者进入社区提供服务,项目结束后再撤离社区,这种模式很难使专业社会工作深度嵌入社区治理工作,容易产生“社会组织干社区看”的现象,影响社区治理效果。同时,社会组织与社区有时存在“动而不联”的现象。市委、市政府每年中心工作的侧重点不同,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有一定的不稳定性,项目内容的不断变更也影响着“五社联动”机制的稳定。调研中,不少居民反映上一年度成效很好的某个项目,居民的需求还在,但是今年下沉到社区的服务内容更更换了,项目就不再延续,社会组织承接项目的连贯性和持续性是社会组织和社区联动中的一个显著问题。

2. 社区与社会公益慈善资源“有时不联”。一定程度上,受政府购买公共社会服务占比过大现象影响,社区在联动社会组织开展项目的过程中,思想上存在着对政府投入资金的依赖性和习惯性,主动撬动本辖区社会公益慈善资源的力量不足,办法不多,没有充分发挥社会公益慈善资源在“五社联动”机制中的支撑和助推作用。在一些社区,尽管有些社区居民自主提事的意思很强,但由于自主提事的项目不在当年度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列表中,项目就不得不暂时搁置。

3. 社区志愿者与社会组织“有时不动”。在下沉项目开展的过程中,社会组织承担哪些工作,志愿者衔接哪些环节,社区如何整合社会组织优势、如何聚合志愿者力量还没有形成机制上的有效路径,社区居民对社区工作不了解,把社工等同于“志愿者”“义工”,等着社会组织来为自己服务,缺少自治与自我服务的理念,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居民主动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比如平湖市社区老年食堂项目广受居民欢迎,在门店火爆的同时,很多行动不便的老人面临缺少送餐志愿者的窘境,一方面缺少送餐上门的志愿者,居民反映不断,另一方面报名参加送餐志愿队的居民又人数寥寥。

二是区域服务项目规划布局科学性不强,政府购买服务投入不平衡,服务内容与居民需要联系不够紧密,政社协同格局有待优化。

尽管政府不断加大购买服务力度,服务领域涉及居家养老、婚姻危机干预、残疾人帮扶、公益组织培育孵化等20多个领域,并吸纳社会资本设立公益创投基金和社区友邻基金,广泛开展市镇街两级公益创投活动,但由于城乡各类社区结构复杂,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变化,居民需求日趋多元化、个性化,政府购买服务与社区居民需求适配性需要进一步加强。在调研中发现,政府购买的社会服务项目公共性较强,不能精准聚焦社区居民的个性化需求,如:访谈中发现,专业社会组织服务项目是社区需要的,但是因为该项目社工不是社区居民,对社区项目服务对象个人及家庭情况不了解,与居民的距离影响了服务效果,也由于服务次数及时间的限制,无法覆盖到更多居民。同时在项目实施前期,往往需要社区工作者做大量的辅

助工作,也没有达到减轻社区治理负担的目的。

二、科学合理开展社区分类,因地制宜促进“五社联动”机制建设

“五社”要素在不同的社区形态中呈现不同状态,“五社联动”机制在不同的社区中同样有不同的侧重点。依照不同社区居民特点和治理特征开展社区分类,聚焦不同社区治理的侧重点和长板优势,分门别类健全“五社联动”机制,将倍增基层治理效能,有助于形成更具实践意义和推广价值的“五社联动”平湖样本。

(一)平湖市城乡社区分类

调研组结合今年全省城乡社区工作会议精神,实地调研梳理社区的基本情况、建筑类型、社区问题、社区服务与需求等因素后,综合考虑将平湖市城乡社区分为城市社区、农村社区、融合型大社区及城中村、城郊结合部和拆迁户集聚社区。

1. 城市社区。这类社区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以居住功能为主导,居住人口高度集中、密度大,社会群体活跃,邻里关系比较薄弱,人际关系较为疏远,辖区内社会资源以工商业和服务业为主。本文以当湖街道东湖社区为例。

2. 农村社区。这类社区以农业生产生活为主,人口数量和密度远低于城市社区,流动性较低,人际交往范围狭窄,居民相互之间较为熟悉,是典型的熟人社会。本文以曹桥街道野马村为例。

3. 融合型大社区。这类社区人口规模较大、结构复杂,出租户多、流动人口多,生活性公共服务配套短缺,治理力量配备不足、治理难题多、治理难度相对较大。本文以钟埭街道西林寺社区为例。

4. 城中村、城郊结合部和拆迁户集聚社区。这类社区外来人口或拆迁户集聚,不同人群之间融合度比较低,治理力量不足的短板明显。本文以钟埭街道钟埭社区为例。

(二)不同类型社区特征分析及社会治理重点

1. 城市社区。该类社区年限较新,社区内的娱乐、健身设施、公园球场、超市购物,以及停车场等规划合理,一应俱全,居民需求更为关注服务的丰富性,需要积极探索创新社区管理方式,改进服务内容与质量,优化活动环境,注重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社区文明程度。社区的特点是居民和邻里之间彼此不熟悉,信任感较低,参与感不强。但总体来说人员居住年轻化,年轻人多。以当湖街道东湖社区为例:该社区总面积1.7平方公里。辖区内拥有9个商业化住宅小区和一个商贸综合体,11个居民小组共有住户4336户,户籍人口10633人,常住人口1.8万人。社区政府公共性资源齐全,今年社区友邻中心将投入使用。小区内部的服务资源也能满足居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具有小区停车位、小区安保系统、小区绿地、活动室、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学校资源丰富,拥有综合商圈、医院、银行等。

2. 农村社区。该类社区主要以农业生产为生活方式,以乡土礼俗及公共舆论为行为规范,社会人员流动性小,社会同质性强,村民统一进行生产活动,在熟人社会中,联系村民的纽带建立在血缘地缘的基础上,社区治理主要由熟人关系主导,会出现个人能力较强的村民,在村民中有较高威望,普遍与基层政府有良好的关系。居民由于土地流转,收入结构以打工为主。人力构成主体是农民群众,受结构化人口流失影响,老人、妇女等比重高,村民学历层次不高,技术能力匮乏。在开展活动时,处于“本土人才数量少,外来人才融入难”的问题。面对农村的经济纠纷、邻里纠纷、医疗纠纷、村民选举纠纷、环境保护纠纷等问题,很难全面顾及农村社会治理的独特性和异质性,效果因此大打折扣。以曹桥街道野马村为例:该农村社区位于平湖市曹桥街道西南部,全村地域面积2.6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2221亩,7个村民小组共12个自然村,总户数514户,人口1753人。2021年村集体经济经常性收入达205万元,经营性收入123万元。

3. 融合型大社区。该类社区人口规模较大、人群结构复杂,城市拆迁居民、农村拆迁居民、外来务工临时租住人员、新居民常住人口杂居混住,单元构成多样,利益诉求多元,生活性公共服务配套短缺,治理力量配备不足、治理难题多、治理难度较大。以钟埭街道西林寺社区为例:该社区总面积约为2.73平方公里。社区下辖22个住宅小区,26个网格,84个微网格,共有住户2357户,户籍人口6240人,常住人口10318人。社区内有商品房小区、老旧小区、拆迁安置房小区、城中村、商圈商户等,其中商品房小区8个,拆迁安置房小区7个,城中村3个(其中2个属开放式),自建房小区4个,沿街商户646家。

4. 城中村、城郊结合部和拆迁户集聚社区。该类社区中农业、工作、服务业并存,在社区走访、资料查阅中发现,这类小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原地拆迁集中安置房小区,原有村民依然居住在一起,形成新的安置房社区,社区治理和以前一样,由村委会承担。另一种是原地拆迁与商品房混合小区,除了部分安置房外,开发商会将剩下的

房屋对外出售,性质和商品房性质相同,由开发商成立物业,和安置房部分的村委会分开管理。但这两种类型的社区共同点是社区的治理制度和权力依然归属村委会。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原地拆迁集中安置房小区,也就是改造后的城中村社区治理情况。城中村社区相对处于封闭落后保守状态,小农意识依然比较浓厚,城市意识和文明意识都较为薄弱,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相较之前有所改善,总的来说,此类社区居民成员稳定,社区干部对社会服务的认识较为浅薄,社区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意识一般。以钟埭社区为例:该社区位于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钟埭街道)西北部,地处老钟埭集镇,区域面积5.2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2970人,新居民1.3万余人,辖区内共有企业399家,划分十九大网格,123个微网格。这类社区不同于商品房社区,居民之间熟识度极高,社区组织动员力强,居民群众对属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较强。

结合四种类型社区特征分析、社会治理侧重点表明,在“五社联动”机制嵌入社区治理过程中,应结合不同社区的居民需求和治理需要,有针对性地建立社区、社会工作者、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和社区公益慈善资源各个主体公共服务平台,实现资源与需求的迅速精准科学对接,防止治理手段的“千人一面”和治理方式的“一刀切”。

三、立足不同的社区场景,精准设计“五社联动”路径

“五社联动”路径要因地制宜设计,不同社区参与社区治理的资源基础不同,各主体被撬动、启动、运转的着力点也不同,要达到现代化治理的目的,必须采取社区资源“扬长”型,立足社区既有资源格局,率先发动优势要素参与社区治理,以“长板推动”为“五社联动”突破口,再逐步卷入其他要素,联动参与社区治理,由此走出有效且各有特色的社区治理之路。

(一)社会公益慈善资源丰富优势型(城市社区)

社区公益慈善资源优势型是指发挥城市社区社会资源丰富、长板优势,由社区牵头以积极盘活和开发公益慈善资源为着力点,将资源用于激发社区志愿服务、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促进“五社”要素的联动,营造社区共同体,增进社区治理效果。重点应通过整合各类公益慈善资源,建立辖区商家、单位、居民共建共享的共同体,形成社区治理合力。当前,应着力从2个方面畅通资源聚合路径。1. 结构性调整政府购买服务的总量和内容。适当减少“共性”公共服务资金投入比例,转而支持社区发展基金建设,进一步优化政府购买服务的精准性,在不该由政府包办的领域,政府资金适当“离场”,为社会公益慈善资源履职留出空间。2. 以政府资金“配额”社会资金的方式调动社区聚合本辖区资源的主动性。为充分调动社区在撬动社会慈善资源中的主动性,除了民生保障等普遍的社会需求外,不同社区居民的个性需求应引导居民和辖区内商户开展众筹,以社会公益慈善资源为启动资金,在筹集到社区资源(启动资金)后,政府资金根据不同项目采取不同比例的配额,刺激社区资源盘活,建立社区发展基金自主造血机制。

(二)社区动员优势型(农村社区)

社区动员优势型是指发挥农村社区相对较高社区,村干部威望更高、农村小组组织程度更高的“两高”长板优势,以农村社区为核心,由村干部和村民小组长成为链接公益慈善资源、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的核心力量。农村社区群众需求没有像城市那么多层次,重点应整合一些方便村民活动的服务场所,通过挖掘社区内乡贤名人慈善资源,建立乡土人情、村民自治的良好氛围。当前,应着力从以下3个方面撬动社区动员的组织优势。1. 充分发挥农村社区“领头雁”作用。村书记是扎根基层的“顶梁柱”,带动一方的“领头雁”,要充分发挥村书记对农村社区的治理“担当”精神,只有村书记的“领头雁”作用发挥好了,才能利用好本村的资源,团结本村的社工、志愿者等群体奔着“目标”有劲往一处使。2. 切实加强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的培训。把村干部农村社区治理培训纳入村干部队伍培训规划中,把如何运用“五社联动”机制提升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的理念,通过培训转化为可操作的做法,帮助农村社区干部答疑解惑,拓展发展思路,切实提高农村社区村干部自觉使用“五社联动”机制助推乡村振兴和服务农民群众的本领,增强农村社区干部履行岗位职责的能力。3. 加快培育农村居民治理主体意识。广大农民群众是五社联动的参与者、亲历者,同时也是得利者、受益者,要进一步增强其主体意识,从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丰富乡村文化生活等方面,做好基础工作,调动农民积极性,推动农村社区五社联动不断迈上新台阶。

(三)社会组织活跃优势型(融合型大社区)

社会组织优势型是指发挥融合型大社区在社会交往度和资源活跃度上的长板优势,通过加快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提升社区自我增能,鼓励社区成员创造和捕捉更多自我服务路径,从而实现居民与社区同步成长。重点应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在社区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带动其他要素参与,

持续激发居民自治、自我服务的主观能动性。当前,应在以下4个方面着力,激活社区社会组织的内生动力。1. 丰富社区社会组织类型。大力培育居民骨干,鼓励社区居民自发组建不同类型的组织,开展具有自身特色又贴合居民生活实际的组织活动。比如在去年的“微领袖”人才培养计划中,平湖就涌现出一位对社区治理有理解、有行动的“微领袖”,现已正式注册为叶跃平志愿服务队。研究发现,这类人群大多具有“已退休、50岁以上、本社区业主、党员、有需求没有负担”等特征。2. 提高社区社会组织活跃度。发挥市—镇街—村社三级联动、覆盖全域的社会组织服务平台的作用,让专业的社会工作人员介入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工作,引导参与“社会组织进网格”、邻里活动、公益创投、微治理大赛、幸福自治家园等系列性的活动,形成公益活动品牌,提升社区社会组织活跃度。建立有效的社区社会组织激励评价机制,对产生社区治理效益的社区社会组织进行激励。3. 引导社会资金向社区社会组织流动。社区社会组织不以盈利为目的,更需要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来支撑其开展活动。一方面政府部门应当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提供一些资金补贴;另一方面,社区要积极与企事业单位开展合作,为社会组织承接一些活动,既为组织创收,又提升自身影响力。4. 增强邻里氛围。以社区居民骨干为核心,以社区推动为辅助,依托友乡邻站点优势,逐步推动邻里共聚、共议、共商、共行动。在此基础上,举办社区邻里活动,增强社区居民融合,提升居民凝聚力,共建邻里友好社区。

(四)社区志愿服务优势型(城中村、城郊结合部和拆迁户集聚型社区)

社区志愿服务优势型是指发挥城中村、城郊结合部和拆迁户集聚型社区人情关系长板优势,突出社区志愿者的作用,在实施“五社联动”项目中,社区以社区志愿者为切入点,注重激发居民的社区志愿服务意识,继而培育志愿服务型社区社会组织,从而带动社区公益慈善资源投入。重点是充分借力社区志愿服务精神,激发积极参与的社区居民从服务对象转化为治理主体,影响动员更多的居民投入社区服务,通过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转化,延伸链接公益慈善资源,有效推动社会治理。当前,应着力发挥志愿者服务优势,在以下3个方面破解治理难题。1. 做到志愿服务精准化。在现代社会,人们对社区的公共性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多,需求趋向是往多元化、复杂化发展,面对居民需求的增长和变化,社区应对收集的居民需求进行有效归类,组建不同服务内容、不同服务期限、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项目。2. 畅通居民自主提事的渠道。建立一套“自主提事、民主议事、约请参事、项目定事、专业评事、按需推事”为步骤的邻里协商“六事法”,有效调动街道、社区、共建单位、社工以及居民各方力量的积极作用。3. 坚持积极动员下沉。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社区党员、青少年学生以及老干部、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等志愿服务先锋作用,以“一根头发带动一把头发”的工作理念扩大社区志愿服务参与对象和服务内容。

四、创新“五社联动”机制,精准赋能城乡社区治理的建议

(一)因地制宜,树立社区分类治理的意识。在城乡社区工作中应运用“分类治理”思维,深入调查,聚焦城乡社区热点、痛点、堵点问题,动态施策,精准施策。通过问题梳理、资源排摸,完善分类施策的社区相关机制,通过路径选择、社会动员、过程引领、资源配置等方面系统性谋划社区治理工作,动态调整社区治理路径。

(二)需求导向,发挥社区居民主体的作用。以回应居民需求为导向,聚焦社区环境改造、文明行为养成、楼组自治等议题,广泛组织社区活动,充分开展民主协商,激发培育居委会、业委会、网格员、楼组长、志愿者、居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倡导“公益不是免费、共享创造价值”的理念,提升居民主动参与意识,构建新的分工配合格局,培育居民的团结协作能力。

(三)数字赋能,完善社区多元主体协作平台。运用科技手段为社区赋能,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在社区分类治理中的具体应用。建立社区智能化治理场景云平台,扩大社区对民情信息和“五社”资源的共享权,利用专业化、数据化分析方法研判居民需求和社区治理走势,依靠信息化手段链接社区内外资源,推动居民活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社区与社群情感相交融。

“五社联动”作为多元主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行动框架新探索,万变不离其宗的是需要我们有意识地、创新性、专业性地去寻求调动社区内部和外部的一切积极因素,激发“五社”要素相互连接、目标一致、协同行动,创建多元主体力量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社区,让社区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以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